

中國第一位女博士的故事

鄭 毓 秀 叱 咤 政 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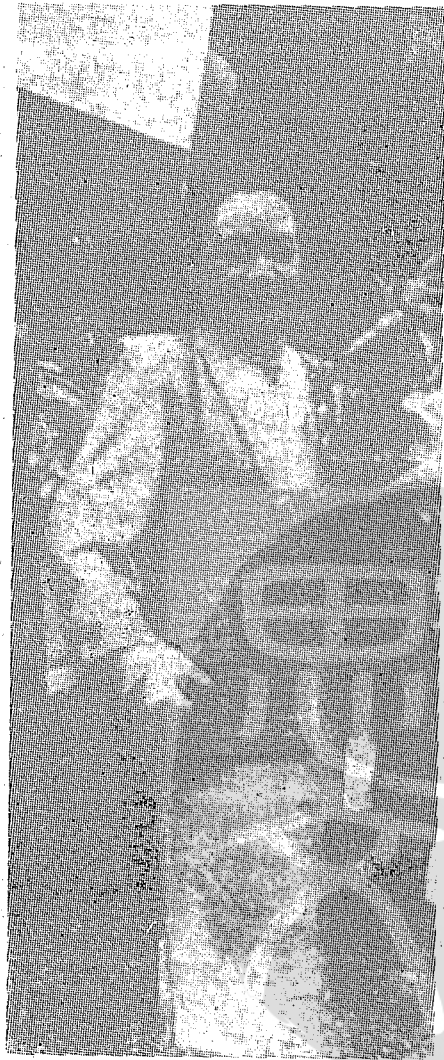
周 蜀 雲

美麗大方 懸壺豪放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秋我在南京讀中學，某一天，我忽然在報紙上看見一期比平時登得更顯著、介紹得更詳細、稱頌當時青年才俊文辭更多的「鄭毓秀博士」歸國消息，同時也刊出了她的一張照片，在風氣初開女權運動尚在婦女界

奔走呼號的那個時代裏，真是一件轟動社會的大新聞，大家看着頭戴博士帽身着博士服的鄭毓秀女博士照片，都很驚羨，一時成爲青年學生及社會上的知識份子隨時隨地談論的對象。尤其在五十年前，對於我們見識渺小的女孩子來說，更是從心坎裏生出一種驚喜的感覺。

我隨着日增的歲月，在漸次長成的青年時代



同盟會會員婦女界先進鄭毓秀女士遺照。

，由學校師生及同鄉長幼間認識了不少傑出人物，智慧常識，日漸廣闊。迨民國十五年春加入中國青年黨以後，學校生活之外，多了一種團體生活，所到之處又接觸一些同志，尤其在參加內部集會時，認識一些前輩人物，聆聽教益的機會更多。由於青年黨係當年在法國的一批做愛國運動的學生順應時勢而發起，在巴黎宣告成立，這批發起人先後學成歸國，除在法國留有駐法總支部外，他們返國後在上海成立中央黨部，領導人曾琦、李璜、張子柱、胡國偉、周宗烈、黃日光……等均係留法學生，故在集會講演報告或平時私人間接談時，經常涉及當時留法學生中的一些知名人士。他們每一談到與周恩來、恽代英、鄧小平等共產黨徒在巴黎爲愛國活動而起鬥爭時，一些國民黨與青年黨幹部的名字必由他們口中順便帶出，於是鄭毓秀女士的名字就常常入了我們的耳裏，因爲海外各地的愛國活動中初無黨派之分，僑胞們祇要在思想及主張上是愛國反共，無形中就站一起，大家很自然的產生了友誼。

鄭毓秀女士原是一位革命元老，她早識國



與時會立成會員委務政省蘇江席出士女秀毓鄭士博女位一第國中月五年六十國民
應何、建永鈕、倫楚葉、秀毓鄭、銑和陳、鋪壽張、甫光陳起左。影合員委席出
。書玉何、祖耀賀、燕乃張、欽

父孫中山先生於東瀛，加入同盟會，且曾於回國後出入平津作敢死隊，運彈藥并參與狙擊袁世凱、良弼之役，後來又與她的同志辦報抨擊時政，以她資格之老，故到法留學時，自然成爲國民黨的活躍人物，同爲巴黎僑界愛國運動中的領導份子，她不但與曾琦、李璜等友善，且與胡國偉、周宗烈、黃日光三位先生同是廣東人，加上同鄉關係，接觸較多，更爲熟習，無怪我們能常於曾、李、胡諸先生口中聽到有關鄭女士的光榮史實和大家對她的讚譽。

曾琦先生特別對我談到鄭毓秀女士在法努力向學考取博士情形，使我留下了鄭女士是我們女性楷模的印象，益增欽仰之心。

民國十六年秋，我已獲得家庭允許即將前往法國求學，於是開始作種種準備，當時留法老前輩住在上海的有李璜、張子柱兩先生，我即分別趨訪請教，承蒙指示行前應行備辦之事及到法後有關入學之種種切切。李璜先生特別告知，凡赴法學生，祇要證明學生身份即可到法國郵船公司申請減低票價四英鎊（原價四十鎊，減爲三十六鎊）并說此事可由他介紹鄭毓秀博士，再由鄭博士轉函郵船公司證明，因鄭博士與該公司之上海分公司負責人熟諳。我獲得李璜先生的介紹信後，即持函往訪鄭博士於上海馬斯南路寓所，當時她的職位是上海地方審判廳廳長，我由鄭毓秀女士的學生擔任該廳書記官的一位四川同鄉潘惠樺小姐陪同前往，一向當學生，很少瞻拜過政界大人物的我，看見她那座花木扶疏的庭園公館，客廳陳設的富麗堂皇，使人想起了一個女性祇要

在學問上努力成功有了事業，取得了社會地位，則不讓鬚眉，一樣可以創造出自己的局面與生活。那天我們去時，鄭博士不在家，由他的妹妹鄭惠琛女士接待，茶敘之餘，約好改日再去取件。過了兩天，我又到地方審判廳找潘小姐，她才找機會引我到廳長辦公室去見鄭博士，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拜見一位「女官」，我在恭敬中有無限的興奮，鄭博士風度高雅，美麗大方，她非常謙和而熱忱的與我接談，問起我過去讀書情形及去法願望等，顯得十分關切，言詞語氣，懇摯豪放，無半點官架子，大出我之意料，添了我對她欽敬之外的一份感激之情，後來又去馬斯南路她公館裏拿取她爲我預備好的一封信，又暢敘一切并蒙指示。後來持函購票時，果如數減價，而登上了去法國的達爾達尼郵輪。

中華女傑譽滿法國

我到法國後，住在距巴黎四十分鐘火車，位於馬賽鐵路幹線上的小鎮梅蘭(Melun)，房東喬治夫人常於晚餐後爲我指點法語讀音并圍爐聊天。某晚她忽然問起：「你來法以前可認識Source Tcheng女士？」我從她的發音裏聽來，彷彿她所問的是一位叫什麼陳舒梅（或素梅）或鄭舒梅（淑梅）女士，我說「不認識」，我就轉問她：「你既提她，一定是你所認識的一位中國小姐？」她說：「我倒不認識她，不過她的名氣在我們法國是相當大的，祇要是看報或當時注意這一件新聞的人，誰都會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考取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全法國的報紙皆登出此一榮

響消息，并附有她的玉照，大家為之欽羨不已，不但是你們中國人之光，也是我們女性之光，我們至今還有人談起她……」這段話使我猜想，莫非她說的是鄒毓秀博士？但是名字又不對，我馬上向與我同住一處的堂兄周夢熊問究竟是誰，他說：「房東太太所提的人，正是鄒毓秀女士，因為毓秀二字，并未照聲音直譯，而是她取的法文名字叫Soume'e，法國人中很多人知道她，談起她，旅法的中國人無論學生與僑胞，更無不知道鄒女士，所以 Soume'e Tcheng 在法國是很有名的



鄒毓秀博士(中)早年與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顧汝勳(右)及張紅薇女士(左)合影

。「我慚愧我在國內時竟不知道她的法文名字。過了不久，夢熊兄帶我到巴黎領事館辦理登記和請求翻譯證件以備入學之用的手續時，遇見領事館的職員及領事趙頌南老先生，他們又大談有關鄒毓秀的故事。那時國內政局非常微妙，革命軍一路勝利，掩有東南半壁，已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但北洋系所控制的北京政府，當時尚未倒臺，且正在應付揮戈北向的革命軍，情勢雖危急，但北京政府當時還是列強所承認的政府，我國那時所持的護照是由南京國民政府派駐上海外交特派員郭泰祺所簽署，而駐法公使館和領事館，則是北京政府的駐外機構，公使陳籙、領事趙頌南是北府的官員。我拿了南京國民政府的護照，到北京政府所屬駐外機構去辦事，說來未免有點滑稽。館內連領事在內，全部職員不過寥寥數人，顯得十分清閒。有位中年法國女打字員，據說在館內服務已久，領事趙頌南年約六十六左右，身體結實，精神旺盛，談話十分風趣，大家圍着我問些國內近況，他們雖是北京政府的公務員，但對革命的南方勢力，毫無「敵意」或「歧視」的模樣，一如在同一政府下的機關，照常處理公務。趙領事問我：「你來法留學，將來預備學那一科？」我答：「我要學法律政治方面的課程！」他聞言表情顯得有點驚訝，隨即笑着對我說：「呵！你要學法律政治，是不是將來回國做了大官，要來搶我的位置……？」我被領事老先生開了這一大玩笑，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不過他那句玩笑話，

令我印象深刻，至今未忘。老先生還以長輩的慈祥態度拍拍我的肩膀繼續對我說：「鄒毓秀女士的大名，在法國響亮透了，提起她，婦孺皆知，誰也要翹起大姆指來。因為中國女性獲得法國法學博士以鄒女士為第一人，一經報紙宣揚，遂在此間成爲家喻戶曉的人物，所以我盼望你這位新來學法律的小姐，要多多努力以鄒女士為榜樣，將來成爲第二個鄒毓秀博士！」這句有啓迪性的勉勵話，對於一個初履異國行將入學的我，是多麼重要而有意義。

我在旅法期間，從留法學生羣中聽了不少鄒博士的豪雄行爲，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列強在巴黎舉行和會時，鄒博士脚廣東非常國會之命，赴法申張正義。時日本要求割讓山東，鄒女士會同留法學生奔走呼號，力阻我代表團在和約上(凡爾賽條約)簽字，他們尋至首席代表陸徵祥住處求見，相持至深夜，次日延見，爭持良久，迄至簽字之頃，陸徵祥被困不得出其門，惶急殊甚。山東問題經國內輿論一致力爭，旅法學生激烈反對，終於得保國土無恙。鄒博士歸國後，常保有長約尺餘的一枯樹枝在家中，不知者以爲枯杖，實則此一自法攜歸之珍藏品，即鄒博士當時在陸徵祥寓園中截折的樹枝作爲必要時的武器，以其爲正義之杖，故保存之以留紀念。

我在巴黎，曾作統計，我國留學生數百，女性約二、三十人，除散居外縣市爲我所不識者外，在巴黎者十餘人，其中我認識半數，均有往還，尤以張振華女士，係川籍同鄉，與我常相聚談，最爲友善，她對我關切愛護，儼若同胞姐妹，從

她的談話裏，使我知道鄭博士爲人行事，確有許多值得欽佩之處。如民國九年，鄭博士應她的老同志楊滄白、黃復生等之邀，遨遊巴蜀，所到之處，發表演說，力倡女權，鼓勵婦女多受高深教育，與情振奮，女生風從。鄭博士東還離渝時，川中女生六、七人爭欲隨她東下，待機出國深造，鄭博士慨允結隊偕行，并以監護自任，到滬後，爲籌旅費，護送至法，張姊振華即係其中之一。另有潘惠棟、張雅南、朱一遜、朱一恂姊妹……等，她們行前曾由鄭博士領着在上海晉謁 國父，并蒙款待，訓勉有加，殷殷寄望。這批女生到法後，分習各科，均有成就，或結婚有了美滿的歸宿，或回國做事，對國家有了貢獻，她們的成功與幸福，均拜鄭博士之賜。鄭博士在那個閉塞的時代，領着一批女生，遠渡重洋，且不辭辛勞，張



本文作者現任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周蜀雲博士。

羅一切，其智勇兼全，仁厚爲懷，在民初年間，能說不是一件創舉嗎？經鄭博士倡導以後，陸續赴法之勤工儉學女生約三十人，這批在法女生，先後歸來，都成爲新中國的翹楚，一見了鄭博士，無不敬愛她如自己的親母，使她感到無限安慰。

鄭博士胸懷開朗，言行豪放，有大丈夫氣概。因爲女人的性行，常不免被人批評有些小氣，但鄭博士則不然，凡認識她的人，都知道她樂於助人，尤其在金錢方面，祇要她認爲值得幫助的朋友或後輩，無不量力之所及，慨然解囊資助，就我所知，在她回國作事以後，還幫助不少人——尤其她的學生出國深造，她不但爲她們多方拜託有關機關辦理出國手續，更爲添製應用衣物相贈，以壯行色，如此獎掖後進，寧止受者感念奮發，聞者亦贊嘆鄭博士之汪洋大度，恐爲某些男士所不及。

鄭博士最初攜往法國之六位女生中，以張雅南一直居住台灣，數年前隨夫外交官黃正外放非洲，現已歸國。張振華姊雖陷大陸，在我們撤離前，一直追隨政府，從事農業及蠶桑方面改良工作及在大學任教。憶當年在法時，張姊曾親口告訴我，到法初期聞德國製革著名，原擬前往學習，因爲費用太多，恐非家庭所能全部負擔，曾電求 國父賜予補助，因她會隨同鄒毓秀博士見過 國父，她的翁公石青揚又爲同盟會老同志，與國父有舊，故電文內以世侄媳稱 國父爲老伯，國父接電，隨即電匯銀洋貳仟元至法，張姊嗣因種種困難未能前往德國，改在里昂大學學習蠶桑，終獲農學博士學位，不負鄭博

士虛護之德，對 國父培植之恩，更感念不忘。

李璜口中的鄒毓秀

李璜（幼樺）先生憶述鄒毓秀博士在巴黎之義舉會說：「前後來法之女子勤工儉學生，多數爲川籍，少數爲湘籍粵籍，全體共三十餘人，一併因鄒毓秀女士的請求，而爲多金好客的于格勒魯夫人所救濟，每月各給以三百佛郎，按期由鄭女士發給，我的胞姐李琦，因領受過這個人情，達三年之久，而口喊打倒資本主義的蔡暢，向警署與劉清揚三女士，似也未會最拒這一項美籍太太的補助金而照領過一個時期……」。蔡暢、向警署二人，在法時即加入共黨，向某回國後不久，即被捕殺，故爲吾人所不認識，而劉清揚則以曾加入過國民黨爲掩護，在抗戰期間的陪都重慶還活躍於婦女界，我們遇見她時，常聽見她談話中口不離「本黨」二字，無非顯示她是國民黨員，那時是共黨服從政府時期，新華日報在重慶公開出版，故大後方的重鎮，均有共黨份子潛伏在內，已露身份之延安「來客」或如劉清揚輩有國民黨籍者，自然公開活動。總之留法婦女，直接間接多曾受過鄭博士的幫助。不幸回國之後，有的竟走火入魔，作了共黨的工具。鄭女士每一談及不勝惋惜。

鄒毓秀博士以革命女性，在民國二、三年間即與其長姊鄭雪案女士第一次赴法。當時法國僑界早已佈有革命勢力，因 國父孫中山先生自清末以來，即數度奔走歐洲，英法德比等國，除向僑胞鼓吹革命外，并結交各該國朝野人士及社會名流，隨後更有吳稚暉（敬恆）、張靜江、李石曾、蔡元培、王寵惠博士諸元老以及任精衛、章行嚴等人，

都在國內外常川來去，在巴黎時有聚會，鄭毓秀女士去時與她的同志相處合作，從事種種活動。殆民國九年，攜女生六人去法，已是她的第二次法國之行，她一面求學，在巴黎大學修博士學位，一面從事國民外交工作，因她原是富裕的世家出身，在國內獻身革命，又做過許多工作，已有相當聲望，故她的出國深造，與時下一般女生出國清苦讀書不同。鄭毓秀女士二次前往法國時，已和吳敬恆、張靜江、汪精衛等國民黨老同志一樣，結識了不少法國朝野的朋友，當時駐法的公使陳籙夫婦是她的好友，故常出入使館，參與外賓應酬。李璜先生所說的富婆于格勒夫人 Madame Hugue Le Roux 本為美籍，其夫法人，時任法國參議員，也與鄭博士相交有素，囚友及友，於是交接往還的法國名流更多了。鄭博士既是一位有相當經濟力量又有才學和大志的人，故她在巴黎有自己的公館，位於克萊松街六號（6, Ernest Cresson）備有中國廚子，不但她的朋友同志們隨時成爲她的座上客，并且時常邀宴外賓，如法國參眾兩院議員及政府顯要社會學者名流、法國國家劇院（Opera）負責人佛若來先生（Fujard）等人士，溝通中法感情，替國家做了不少有益的國民外交工作。她的手面大，氣派足，才志高，所以法國朋友談起她，就要翹翹大姆指，表示悅服。我們這些後去的人，更不斷聽老留學生們講起她來均十分讚佩。民國廿二年，她又第三次赴法，想來仍舊是去做些國民外交工作，但那時我已回國做事。

維護女權厥功甚偉

鄭毓秀博士自法畢業回國結婚及開始事業生

活以後的情形，就我所知，民國十六年五月她曾出任江蘇省政務委員，是惟一的一位女性地方最高政務官員，她同時又出任上海地方審判廳廳長。據當時與她同事的江蘇省政府某政要早年告訴我：「鄭博士的高貴風度，和卓越的見解，在會議中，常常語驚四座，由於她的美麗大方，儀態萬千，凡是出現在公共場合或會議場中，常常是哄動一時，人人爭睹風采，無論男女總希望能和她交談數語爲榮。」她於民國十三年在法國榮獲法學博士學位，當年同時畢業者有魏道明博士，他們兩位回國後偕遊杭州西湖，熟商出處，時值北伐前夕，乃決定共同執行律師事務於上海，隱與革命軍通聲氣。民國十六年鄭女士與魏道明先生結婚，伉儷情深，更以德業相期許。國府定都南京後，鄭女士再度赴法，從事國民外交。不久戴譽返國，中樞曾有意特派鄭女士出使法國，鄭女士以親老，辭未就。於是受任江蘇省政府委員、立法院立法委員、被推爲民法起草委員會五委員之一，特別注重男女平權，維護女權厥功甚偉，嗣又回到上海，任上海法政學院院長，並執行律師業務。抗戰軍興，鄭女士隨政府播遷，協助蔣夫人策勵戰時工作，組訓婦女從事慰勞三軍將士，救護傷患等無不悉力以赴，勞瘁不辭。民國三十年夫婿魏道明博士出使美國，及至抗戰勝利，台灣光復，魏氏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鄭女士無不偕行，爲魏氏的賢內助。

久別重逢兩度暢談

民國三十七年，筆者任立法院委員，因孫院長哲生之女公子於是年十一月十九日在上海國際大飯店十四樓結婚，筆者隨院內同仁赴上海參加婚禮，到政府首長及社會各界名流賓客數百人，

盛極一時。是日又適爲英國現任女皇（當時爲伊利沙白公主）的大婚日子，賓客中有幾位談論吉日巧合，興味正濃時，我於人叢中又與鄭博士相遇。因久別重逢，相擁頰頰，暢敘離情，鄭女士親切感人，有似家人姊妹，當場邀我於翌日至其寓所範圍便飯，再作長談，屆期高朋滿座，主人伉儷，殷勤款待，鄭博士會親自入廚，做了一大碗廣東臘味飯饗客，大家談得興高采烈。當日座上客留臺今日尚健在者，有王寵惠夫人，王世杰先生伉儷及楊肇煥先生等，別後我即回京，時共匪已開始倡亂，且京滬相隔，彼此均忙，晤教既疏，盛筵難再，鄭博士不久即隨夫婿出國，我則於卅八年來台。

最後一別聞耗傷逝

民國四十三年鄭博士隨夫返國，門生故舊紛紛前往迎迓拜訪，筆者與外子徐漢豪會往謁，她住在台北新生南路戚友蔡玄甫先生夫婦家中，相見欣然暢談旅美生活，我亦詳陳違離南來經過，感慨國事，彼此同之一彼時並未聞其健康上有何問題，且見精神健旺，亦如當年，旋聞移居北投，手臂患風濕，舉起時隱隱作痛，我因是年正親見服務財政部稅務署之友人何先生患同樣病症，經一台灣外科醫生以膏藥治療，因託往訪之同學某女士將情轉告鄭博士願否一試，當代爲購辦，據她告訴我，鄭博士聞言笑謂，今天是科學發達醫藥昌明的時代，我們再不能專靠膏藥治病。不久經本地某醫院檢查有患癌症跡象，乃赴美就醫，數月後消息傳來，卒以不治。一代女傑，與吾人遂判人天，親友故舊，悲愴之餘，曾在台北社會服務處大禮堂舉行追悼會，素車白馬，備極哀榮，鄭博士於四十八年逝世去今已十有餘年，筆者緬懷前賢，哀思不已。